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四回

錦豹子小徑逢戴宗

病關索長街遇石秀

話說當時李逵挺看朴刀來鬪李雲兩箇就官路防邊鬪了五七合不分勝敗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間隔開叫道且不要鬪都聽我說二人都住了手朱富道師父聽說小弟多蒙錯愛指教鎗棒非不感恩只是我哥哥朱貴見在梁山泊做了頭領今奉及時雨宋公明將令着他來照管李大哥不爭被你拿了解官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見得宋公明因此做下這場手段纔李大哥哥乘勢要壞師父却是



第七回
真七切七
仁義信行
令人潸然

小弟不肯容他下手只殺了這些士兵我們本待去得遠了猜道師父回去不得必來趕我小弟又想師父日常恩念特地在此相等師父你是箇精細的人有甚不省得如今殺害了許多人性命又走了黑旋風你怎生回去見得知縣你若回去時定喫官司又無人來相救不如今日和我們一同上山投遞宋公明入了夥未知尊意若何李雲尋思了半晌便道賢弟只怕他那裏不肯收留我朱富笑道師父你如何不知山東及時雨大名專一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好漢李雲聽了歎口氣道閃得我有家難逃有國難投只賣了我又無妻小不怕喫官司拿了只得隨你們

去休李逵便笑道我哥哥你何不早說便和李雲剪拂了這李雲不曾娶老小亦無家當當下三人合作一處來趕車子半路上朱貴接見了大喜四籌好漢跟了車仗便行於路無話看看相近梁山泊路上又迎着馬麟鄭天壽都相見了說道晁宋二頭領又差我兩箇下山來探聽你消息今既見了我兩箇先去回報當下二人先上山來報知次日四籌好漢帶了朱富家眷都至梁山泊大寨聚義廳來朱貴向前先引李雲拜見晁宋二頭領相見衆好漢說道此人是沂水縣都頭姓李名雲綽號青眼虎次後朱富引朱富忝拜衆位說道這是舍弟朱富綽號笑面虎都相

須臾頓一
香小樓前
局又因甚
聚念及公
孫勝別起
話端

見了李逵拜了宋江給選了兩把板斧訴說取娘至沂州
被虎喫了因此殺了四虎又說假李逵剪鬚逕被殺一事
人大笑晁宋二人笑道被。你。殺。了。四。箇。猛。虎。今。日。山。寨。裏。
又。添。得。兩。箇。活。虎。正。宜。作。慶。衆。多。好。漢。大。喜。便。教。殺。羊。宰。
馬。做。筵。席。慶。賀。兩。箇。新。到。頭。領。晁。蓋。便。叫。去。左。邊。自。勝。上。
首。坐。定。吳。用。道。近。來。山。寨。十。分。興。旺。感。得。四。方。豪。傑。望。風。
而。來。皆。是。晁。宋。二。兄。之。德。亦。衆。弟。兄。之。福。也。然。是。如。此。還。
請。朱。貴。仍。復。掌。管。山。東。酒。店。替。回。石。勇。侯。健。朱。富。老。小。另。
撥。一。所。房。舍。住。居。口。今。山。寨。事。業。大。了。非。同。舊。日。可。再。設。
一。處。酒。館。專。一。探。聽。吉。凶。事。情。往。來。義。士。上。山。如。若。朝。廷。

調遣官兵捕盜可以無知如何進兵好做準備西山地而
廣濶可令童威童猛弟兄兩箇帶領十數箇火伴那裏開
店令李立帶十數箇火家去山南邊那裏開店令石勇也
帶十來箇火伴當去北山那裏開店仍復都要設立水亭號
箭接應船隻但有緩急軍情飛捷報來山前設置三座大
關專令杜遷總行守把但有一應委差不許調遣早晚不
得擅離又令陶宗旺把總監工掘港及修水路開河道整
理宛子城垣修築山前大路他原是莊戶出身修理久置
今肅敬掌管庫藏倉廩支出納入積萬累千書算帳目令
蕭讓設置寨中寨外山上山下三關把隘許多行移關防

文約大小頭領號數煩令金大堅刊造雕刻一應兵符印
信牌面等項令候德管造衣袍鎧甲五方旗號等件令李
雲監造梁山泊一應房舍廳堂令馬麟監管修造大小
船令宋萬白勝去金沙灘下寨令王矮虎鄭天壽去鴨嘴
灘下寨令穆春朱富管收山寨錢糧呂方郭盛於聚義廳
兩邊耳房安歇令宋清專管筵宴都分撥已定筵席了三
日不在話下梁山泊自此無事每日只是操練人馬教演
武藝水寨裏頭領都教習駕船赴水船上廝殺亦不在話
下忽一日宋江與晁蓋吳學究并眾人閑話道我等弟兄
衆位今日都共聚大義只有公孫一清不見回還我想他
回蘄州探母叅師期約百日便回今經日久不知信息其
非昧信不來可煩戴宗兄弟與我去走一遭探聽他虛實
下落如何不來戴宗願往宋江大喜說道只有賢弟去得
快旬日便知信息當日戴宗別了衆人次早打扮做箇承
局下山去了正是

起得妙
雖爲走卒不占軍班。一生常作異鄉人。兩腿欠他行路
債。監司出入皂花藤杖掛宣牌。帥府行軍黃色絹旗書
令字。家居千里日不移。時緊急軍情時不過。刻早向
東餐黍米。晚來魏府喫鵝梨。

且說戴宗自離了梁山泊取路望蘄州來把四箇甲馬拴

在腿上作起神行法來於路只喫些素茶素食在路行了半日來到沂水縣界只聞人說道前日走了黑旋風傷了好多人連累了都頭李雲不知去向至今無獲處戴宗聽了冷笑當日正行之次只見遠遠地轉過一箇人來手裏提着一根渾鐵筆管鎗那人看見戴宗走得快便立住了脚叫一聲神行太保戴宗聽得回過臉來定睛看時見山坡下小徑邊立着一箇大漢生得頭圓耳大鼻直口方眉秀目疎腰細傍濶戴宗連忙回轉身來問道壯士素不曾拜識如何呼喚賤名那漢慌忙答道足下果是神行太保撇了鎗便拜倒在地戴宗連忙扶住答禮問道足下高姓

大名那漢道小弟姓楊名林祖貫彰德府人氏多在綠林叢中安身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錦豹子楊林數月之前路上酒肆裏遇見公孫勝先生同在店中喫酒相會備說梁山泊晁宋二公招賢納士如此義氣寫下一封書教小弟自來投大寨入夥只是不敢輕易擅進公孫先生又說李家道口舊有朱貴開酒店在彼招引上山入夥的人山寨中亦有一箇招賢飛報頭領喚做神行太保戴院長日行八百里路今見兄長行步非常因此喚一聲看不想果是仁兄正是天幸無心得遇戴宗道小可特爲公孫勝先生回蘄州去杳無音信今奉晁宋二公將令差遣來蘄州探

聽消息尋取公孫勝還寨不期却遇足下楊林道小弟雖是彰德府人這蘄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倘若不棄就隨侍兄長同去走一遭戴宗道若得足下作伴實是萬幸尋得公孫先生見了一同回梁山泊去未遲楊林見說了大喜就邀住戴宗結拜爲兄戴宗收了甲馬兩箇緩緩而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楊林置酒請戴宗戴宗道我使神行法不敢食葷兩箇只買些素饌相待過了一夜次日早起打火喫了早飯收拾動身楊林便問道兄長使神行法走路小弟如何走得上只怕同行不得戴宗笑道我的神行法也帶得人同走我把兩箇甲馬拴在你腿上作起法來也和我一般走得快要行便行要住便住不然你如何趕得我走楊林道只恐小弟是凡胎濁骨比不得兄長神體戴宗道不妨我這法諸人都帶得作用了時和我一般行只是我自喫素竝無妨碍當時取兩箇甲馬替楊林縛在腿上戴宗也只縛了兩箇作用了神行法吹口氣在上面兩箇輕輕地走了去要緊要慢都隨著戴宗行兩箇於路閑說些江湖上的事雖只見緩緩而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兩箇行到巳牌時分前面來到一箇去處四圍都是高山中間一條驛路楊林却自認得便對戴宗說道哥哥此間地名喚做飲馬川前面兀那高山裏常常有大駝

在內近日不知如何因爲山勢秀麗水連峯環以此喚做
飲馬川兩箇正來到山邊過只聽得忽地一聲鐘響戰鼓
亂鳴走出一二百小嘍囉攔住去路當先擁着兩箇好漢
各挺一條朴刀大喝道行人須住脚你兩箇是甚麼鳥人
那裏去的會事的快把買路錢來饒你兩箇性命楊林笑
道哥哥你看我結果那呆鳥撚着筆管鎗槍將入去那兩
箇頭領見他來得兇走近前來看見了上首的那箇便叫道
且不要動手兀的不是楊林哥哥麼楊林見了却纔認得
上首那箇大漢提着軍器向前剪拂了便喚下首這箇長
漢都來施禮罷楊林請過戴宗說道兄長且來和這兩箇

弟兄相見戴宗問道這兩箇壯士是誰如何認得賢弟楊
林便道這箇認得小弟的好漢他原是蓋天軍襄陽府人
氏姓鄧名飛爲他雙睛紅赤江湖上人都喚他做火眼狻
猊能使一條鐵鏈人皆近他不得多會合夥一別五年不
曾見面誰想今日却在這裏相遇着鄧飛便問道楊林哥
哥這位兄長是誰必不是等閑人也楊林道我這仁兄是
梁山泊好漢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鄧飛聽了道莫不
是江州的戴院長能行八百里路程的戴宗答道小可便
是那兩箇頭領慌忙剪拂道平日只聽得說大名不想今
日在此拜識尊顏戴宗看那鄧飛時生得如何有詩爲証

原是襄陽閑撲漢

江湖飄蕩不思歸

多食人肉雙睛赤

火眼狡狴是鄧飛

當下二位壯士施禮罷戴宗又問道這位好漢高姓大名
 鄧飛道我這兄弟姓孟名康祖貫是真定州人氏善造大
 小船隻原因押送花石綱要造大船喚怪道提調官催併
 責罰他把本官一時殺了棄家逃走在江湖上綠林中安
 身已得年久因他長大白淨人都見他一身好肉體起他
 一箇綽號叫他做玉幡竿孟康戴宗見說大喜看那孟康
 時怎生模樣有詩為証

能攀強勢衝頭陣

善造艨艟越大江

真州妙手樓船匠

白玉幡竿是孟康

當時戴宗見了二人心中甚喜四等好漢說話間楊林問
 道二位兄弟在此聚義幾時了鄧飛道不瞞兄長說也有
 一年多了只半載前在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箇哥哥姓
 裴名宣祖貫是京兆府人氏原是本府六案孔日出身極
 好刀筆為人忠直聰明分毫不肯苟且本處人都稱他鐵
 面孔目亦會拈鎗使棒舞劍輪刀智勇足備為因朝廷除
 將一員貪濫知府到來把他尋事刺配沙門島從我這裏
 經過被我們殺了防送公人救了他在此安身聚集得三
 二百人這裴宣極使得好雙劍讓他年長見在山寨中為

主煩請二位義士同往小寨相會片時便叫小嘍囉牽過馬來請戴宗楊林都上了馬四騎馬望山寨來行不多時早到寨前下了馬裴宣已有人報知連忙出寨降階而接戴宗楊林看裴宣時果然好表人物生得面白肥腩四平八穩心中暗喜有詩爲証

問事時巧智心靈

落筆處神號鬼哭

心平恕毫髮無私

稱裴宣鐵面孔目

當下裴宣邀請二位義士到聚義廳上俱各講禮罷謙讓戴宗正面坐了次是裴宣楊林鄧飛孟康五等好漢賓主相待坐定筵宴當日大吹大擂飲酒看官聽說這也都是

地煞星之數時節到來天幸自然義聚相逢有詩爲証

豪傑遭逢信有因

連環鈎鎖共相尋

漢廷將相緣屠釣

莫怪梁山錯用心

衆人飲酒中間戴宗在筵上說起晁宋二頭領招賢納士結識天下四方豪傑待人接物一團和氣仗義疎財許多好處衆頭領同心協力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壯中間宛子城蓼兒洼四下裏都是茫茫烟水更有許多軍馬何愁官兵來到只管把言語說他三箇裴宣回道小弟寨中也亦、有、身、分、有二百來人馬財賦亦有十餘輛車子糧食草料不亦、有、身、分、若仁兄不棄微賤時引薦於大寨入夥願聽號令效力未

閑敘
處叙
得有
理不
薄

知尊意若何戴宗大喜道是宋二公待人接納並無異心更得諸公相助如錦上添花若果有此心可便收拾下行李待小可和楊林去薊州見了公孫勝先生回來那時一同扮做官軍星夜前往衆人大喜酒至半酣移去後山斷金亭上看那飲馬川景致喫酒端的好箇飲馬川但見

一望茫茫野水迴迴隱隱青山幾多老樹吹殘霞數片彩雲飄遠岫荒田寂寞應無稚子看牛古渡淒涼那得笑人飲馬只好強人安寨柵偏宜好漢展旌旗

戴宗看了這飲馬川一派山景喝采道好山好水真乃秀麗你等二位如何來得到此鄧飛道原是幾箇不成材小

厮們在這裏屯扎後被我兩箇來奪了這箇去處衆皆大

笑五籌好漢喫得大醉裴宣起身舞劍飲酒戴宗稱讚不

口至晚各自回寨內安歇次日戴宗定要和楊林下山三

位好漢苦留不住相送到山下作別自回寨裏收拾行裝

整理動身不在話下且說戴宗和楊林離了飲馬川山寨

在路曉行夜住早來到薊州城外投箇客店安歇了楊林

便道哥哥我想公孫勝先生是箇出家人必是山間林下

村落中住不在城裏戴宗道說得是當時二人先去城外

一到處詢問公孫勝先生下落消息並無一箇人曉得他

住了一日次早起來又去遠遠村坊街市訪問人時亦無

一箇認得兩箇又回店中歇了第三日戴宗道教怕城中有人認得他當日和楊林却入薊州城裏來尋他兩箇尋

問老成人時都道不認得敢不是城中人只怕是外縣名

山大剎居住楊林正行到一箇大街只見遠遠地一派鼓

樂迎將一箇人來戴宗楊林立街上看時前面兩箇小

牢子一箇馱着許多禮物花紅一箇捧着若干段子采繒

之物後面青羅傘下罩着一箇押獄劄子那人生得好表

人物露出藍靛般一身花繡兩眉入鬢鳳眼朝天淡黃面

皮細細有幾根鬚鬚那人祖貫是河南人氏姓楊名雄因

限一箇叔伯哥哥來薊州做知府一向流落在此續後一

箇新任知府却認得他因此就叅他做兩院押獄兼充古

曹行刑劄子因為他一身好武藝面貌微黃以此人都稱

他做病關索楊雄有一首臨江仙詞單道着楊雄好處

兩臂雕青鑄嫩玉巾環眼嵌玲瓏鬢邊愛種翠芙蓉背

心書劄字衫串染猩紅問事廳前逞手段行刑刀利如

風微黃面色細眉濃人稱病關索好漢是楊雄

當時楊雄在中間走着背後一箇小牢子擎着鬼頭靴法

刀原來纔去市心戴宗了回來眾相識與他掛紅賀喜

送回家去正從戴宗楊林面前迎將過來一簇人在路口

攔住了把蓋只見側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箇軍漢來為

頭的一箇叫做踢殺羊張保這漢是薊州守禦城池的軍
帶着這幾箇都是城裏城外時常討開錢使的破落戶漢
子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爲見楊雄原是外鄉人來薊州
却有人懼怕他因此不怯氣當日正見他賞賜得許多段
疋帶了這幾箇沒頭神喫得半醉和好趕來耍惹他又見
衆人攔住他在路口把盞那張保撥開衆人鑽過面前叫
道節級拜揖楊雄道大哥來喫酒張保道我不要喫酒我
將來問你借百十貫錢使用楊雄道誰是我認得大哥不
曾錢財相交如何問我借錢張保道你今日詐得百姓許
多財物如何不借我些楊雄應道這都是別人與我做好
看的念麼是詐得百姓的你來放刀我與你軍衛有司各
無統屬張保不應便叫衆人向前一闕先把花紅段子都
搶了去楊雄叫道這厮們無禮劫待向前打那搶物事的
人被張保劈胸帶住背後又是兩箇來拖住了手那幾箇
都動起手來小牢子們各自迴避了楊雄被張保并兩箇
軍漢逼住了施展不得只得忍氣解拆不開正關中間只
見一條大漢挑着一擔柴來看見衆人逼住楊雄動彈不
得那大漢看了路見不平便放下柴擔分開衆人前來勸
道你們因甚打這節級那張保睜起眼來喝道你這打春
賊不死凍不殺的乞丐敢來多管那大漢大怒焦躁起來

將張保劈頭只一提，一交顛翻在地。那幾箇掣開的見了，却待要來動手，早被那大漢一拳一箇都打的東倒西歪。楊雄方纔脫得身，把出本事來，施展動一對拳頭，撼梭相似。那幾箇破落戶都打翻在地。張保見不是頭，爬將起來，一直走了。楊雄忿怒大踏步趕將去，張保跟着搶包袱的走。楊雄在後面追着趕，轉小巷去了。那大漢兀自不歇手。在路口尋人，廝打戴宗、楊林，看了暗暗地喝采道：端的是好漢！此乃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真壯士也。正是：

匣裏龍泉爭欲出，
旁觀能辨非和是。

只因世有不平人，
相助安知疎與親。

當時戴宗、楊林向前邀住，勸道：好漢，看我二人薄面，且罷休了兩箇，把他扶勸到一箇巷內。楊林替他挑了柴擔，戴宗挽住那漢，手邀入酒店裏來。楊林放下柴擔，同到閣兒裏面。那大漢又手道：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禍。戴宗道：我弟兄兩箇也是外鄉人，因見壯士仗義之心，只恐一時拳手太重，悞傷人命，特地做這箇出場，請壯士酌三杯。到此相會結義，則箇那大漢道：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這場却又蒙賜酒相待，實是不當。楊林便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有何傷乎？且請坐。戴宗相讓那漢那裏肯僭上，戴宗、楊林一代坐了。那漢坐於對席，叫過酒保，楊林身邊

江結識
兄弟
兄弟

取出一兩銀子來把與酒保道不必來問但有下飯只顧買來與我們喫了一發總算酒保接了銀子去一面鋪下

菜蔬菓品案酒之類三人飲過數杯戴宗問道壯士高姓

大名貴鄉何處那漢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

康府人氏自小學得些鎗棒在身一生執意路見不平但

要去相助人都呼小弟作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外鄉販

羊馬賣不想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還鄉不得流落

在此蘄州賣柴度日既蒙拜識當以實告戴宗道小可兩

箇因來此間幹事得遇壯士如此豪傑流落在此賣柴怎

能勾發跡不若挺身江湖上去做箇下牛世快樂也好石

秀道小人只會使些鎗棒別無甚本事如何能勾發達快

樂戴宗道這般時節認不得真一者朝廷不明二乃奸臣

閉塞小可一箇薄識因一口氣去投逋了梁山泊宋公明

入夥如今論秤分金銀換套穿衣服只等朝廷招安了早

晚都做箇官人石秀歎口氣道小人便要去也無門路可

進戴宗道壯士若肯去時小可當以相薦石秀道小人不

敢拜問二位官人貴姓戴宗道小可姓戴名宗兄弟姓楊

名林石秀道江湖上聽的說箇江州神行太保莫非正是

足下戴宗道小可便是叫楊林身邊包袱內取一錠十兩

銀子送與石秀做本錢石秀不敢受再三謙讓方纔收了

纔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正欲要訴說些心腹之話。投托入夥。只聽得外面有人尋問。入來三箇看時。却是楊雄帶領着二十餘人。都是做公的。趕入酒店裏來。戴宗楊林見人多喫了一驚。乘開關裏。兩箇慌忙走了。石秀起身迎住道。節級那裏去來。楊雄便道。大哥何處不尋你。却在這裏飲酒。我一時被那厮封住了手。施展不得。多蒙足下氣力救了我這場便宜。一時間只顧趕了那厮去。奪他包袱。却撇了足下。這夥兄弟聽得我厮打都來相助。依還奪得捨去的花紅段疋。回來只尋足下不見。却纔有人說道。兩箇客人勸他去酒店裏喫酒。因此纔知得特地尋將來。石秀道。却纔是兩箇外鄉客人。邀在這裏酌三杯。說些閒話。不知節級呼喚楊雄。大喜便問道。足下高姓大名。曾鄉何處。因何在此。石秀答道。小人姓石名秀。祖貫是金陵建康府人氏。平生性直路見不平。便要去捨命相護。以此都喚小人做拚命三郎。因隨叔父來此地販賣羊馬。不期叔父半途亡故。消折了本錢。流落在此。薊州賣柴度日。楊雄看石秀時。果然好箇壯士。生得上下相等。有首西江月詞單道着石秀好處。但見

身似山中猛虎。性如火上澆油。心雄膽大有機謀。到處逢人搭救。全仗一條桿棒。只憑兩箇拳頭。掀天聲價滿

皇州拚命三郎石秀

當下楊雄又問石秀道却纔和足下一處飲酒的客人何處去了石秀道他兩箇見節級帶人進來只道相關以此去了楊雄道恁地時先喚酒保取兩瓮酒來大碗叫衆人一家二碗喫了去明日却得來相會衆人都喫了酒自去散了楊雄便道石家三郎你休見外想你此間必無親眷我今日就結義你做箇弟兄如何石秀見說大喜便說道不敢動問節級貴庚楊雄道我今年二十九歲石秀道小弟今年二十八歲就請節級坐受小弟拜爲哥哥石秀拜了四拜楊雄大喜便叫酒保安排飲饌酒菓來我和兄弟今日喫箇盡醉方休正飲酒之間只見楊雄的丈人潘公帶領了五七箇人直尋到酒店裏來楊雄見了起身道泰山來做甚麼潘公道我聽得你和人厮打特地尋將來楊雄道多謝這箇兄弟救護了我打得張保那厮見影也害怕我如今就認義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潘公叫好好且叫這幾箇弟兄喫碗酒了去楊雄便叫酒保討酒來每人三碗喫了去便叫潘公中間坐了楊雄對席上首石秀下首三人坐下酒保自來斟酒潘公見了石秀這等英雄長大心中甚喜便說道我女壻得你做箇兄弟相繫也不枉了公門中出入誰敢欺負他又問道叔叔原曾做甚買賣

契准酒錢
這人妙於
氣爽於文
理於脫卸

道路石秀道先父原是操刀屠戶潘公道叔叔曾嘗得
牲口的勾當麼石秀笑道自小喫屠家飯如何不省得宰
殺牲口潘公道老漢原是屠戶出身只因年老做不得
止有這箇女婿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因此撇下這行
衣飯三人酒至半酣計筭酒錢石秀將這擔柴也都准折
了三人取路回來楊雄入得門便叫大嫂快來與這叔叔
相見只見布簾裏面應道大哥你有甚叔叔楊雄道你且
休問先出來相見布簾起處走出那箇婦人來生得如何
但見

黑鬢鬢鬢兒細彎彎眉兒光溜溜眼兒香噴噴口兒

隆隆鼻兒紅乳乳腮兒粉瑩瑩臉兒輕嬌嬌身兒玉纖纖
纖手兒一檢檢腰兒軟膿膿肚兒越尖尖脚兒花簇簇
鞋兒肉姍姍胸兒白生生腿兒更有一件窄湫湫緊擻
擻紅鮮鮮紫稠稠正不知是甚麼東西有詩為證

二八佳人體似酥
腰懸月鏡殺過夫
雖然不見人頭落
暗裏教君骨髓枯

原來那婦人是七月七日生的因此小字喚做巧雲先
了一箇吏員是蘄州人喚做王押司兩年前身故了方纔
晚嫁得楊雄未及一年夫妻石秀見那婦人出來慌忙向
前施禮道嫂嫂請坐石秀便拜那婦人道奴家年輕如何

敢受禮揚雄道這箇是我今日新認義的兄弟你是幾

可受半禮當下石秀推金山倒玉柱拜下四拜那婦人還

了兩禮請人來裏面坐地收拾一間空房教叔叔安歇話

休絮煩次日楊雄自出去應當官府分付家中道安排石

秀衣服巾幘客店內有些行李包裹都教去取來楊雄家

裏安放却說戴宗楊林自酒店裏看見那夥做公的入

來尋訪石秀開開裏兩箇自走了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

次日又去尋問公孫勝兩日絕無人認得又不知他下落

住處兩箇商量了且回去當日收拾了行李便起身離了

蓟州自投飲馬川來和裴宣鄧飛燕康一行八馬粉作官

軍星夜望梁山泊來戴宗要覓他功勞又糾合得許多人

馬上山山上自做慶賀筵席不在話下再說有楊雄的才

人潘公自和石秀商量要開屠宰作坊潘公道我家後門

頭是一條斷路小巷又有一間空房在後面那裏井水又

便可做作坊就教叔叔做房在裏面又好照管石秀見了

也喜端的便益潘公再尋了箇舊時識熟副手只央

掌管帳目石秀應承了叫了副手便把大青大綠糕熟

肉案子水盆砧頭打磨了許多刀杖整頓了肉案打併了

作坊猪圈起上十數箇肥猪選箇吉日開張肉鋪裏隣

親戚都來掛紅賀喜喫了一兩日酒楊雄一家得石秀

使人猪接
下文不來
真好作玉

說話分明
大是精細

了店都歡喜自此無話一向潘公石秀自做買賣不覺光陰迅速又早過了兩箇月有餘時值秋殘冬到石秀裏裏外外身上都換了新衣穿着石秀一日早起五更出外買猪三日了方回家來只見舖店不開却到家裏看時肉店砧頭也都收過了刀仗家火亦藏過了石秀是箇精細的人看。在肚裏便省得了自心中忖道常言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哥哥自出外去當官不管家事必然嫂嫂見我做了這些衣裳以定背後有說話又見我兩日不回必有人搬口弄舌想是疑心不做買賣我休等他言語出來我自先辭了回鄉去休自古道那得長遠心的人石秀已把猪趕在園裏却去房中換了脚手收拾了包裹行李細細寫了一本清帳從後面入來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請石秀坐定喫酒潘公道叔叔遠出勞心自趕猪來辛苦石秀道丈。丈禮當且收過了這本明白帳目若上面有半點私心天地誅滅潘公道叔叔何故出此言竝不曾有箇甚事石秀道小人離鄉五七年了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特地交還帳目今晚辭了哥哥明早便行潘公聽了大笑起來道叔叔差矣你且住聽老漢說那老子言無數句話不一席有分教報恩壯士提三尺破戒沙門喪九泉畢竟潘公對石秀說出甚言語來且聽下回分解

評 此一段即見石秀有經緯器使眾好漢何減銓衡
又評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石秀俠氣楊雄知人爲兩得
之

忠義水滸全書

第四十五回

○楊雄醉罵潘巧雲○○石秀智殺裴如海

話說石秀回來見收過店面便要辭別出門潘公說道叔
叔且住老漢已知叔叔的意了叔叔兩夜不曾回家今日
回來見收拾過了家火什物叔叔已定心裏只道是不開
店了因此要去休說恁地好買賣便不開店時也養叔叔
在家不瞞叔叔說我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箇王押司不
幸沒了今得二週年做些功果與他因此歇了這兩日買
賣今日請下報恩寺僧人來做功德就要央叔叔管待則

箇老漢年紀高大熬不得夜因此一發和叔叔說知石秀道既然丈丈恁地說時小人再納定性過幾時潘公道叔叔今後並不要疑心只顧隨分且過當時喫了幾杯酒并些素食收過了杯盤只見道人挑將經擔到來鋪設壇場擺放佛像供器鼓鈸鐘磬香花燈燭厨下一面安排齋食楊雄到白牌時分回家走一遭分付石秀道賢弟我今夜却限當牢不得前來凡事央你支持則箇石秀道哥哥放心自去晚間兄弟替你料理楊雄去了石秀自在門前照管沒多時只見一箇年紀小的和尚揭起簾子入來石秀看那和尚時端的整齊但見

一箇青旋旋光頭新剃把麝香松子勻搽一領黃烘烘直裰初縫使沉速梅檀香染山根鞋履是福州染到深青九纒絲絲係西地買來真紫光溜溜一雙賊眼只睨趁施主嬌娘美甘甘滿口甜言真說誘喪家少婦淫情發處草庵中去覓尼姑色膽動時方丈內來尋行者

那和尚入到裏面深深地與石秀打箇問訊石秀答禮道師父少坐隨背後一箇道人挑兩箇盒子入來石秀便叫丈丈有箇師父在這裏潘公聽得從裏面出來那和尚便道乾爺如何一向不到敝寺老子道便是開了這些店面却沒工夫出來那和尚便道押司週年無甚罕物相送些

少掛麵幾包京棗老子道阿也甚麼道理教師父壞鈔教
叔叔收過了石秀自搬入去叫點茶出來門前請和尚喫
只見那婦人從樓上下來不敢十分穿重孝只是淡粧輕
抹便問叔叔誰送物事來石秀道一箇和尚叫丈丈做乾
爺的送來那婦人便笑道是師兄海闍黎裴如海一箇老
實的和尚他是裴家絨線鋪裏小官人出家在報恩寺中
因他師父是家裏門徒結拜我父做乾爺長奴兩歲因此
上叫他做師兄他法名叫做海公叔叔晚間你只聽他請
佛念經有這般好聲音石秀道緣來恁地自肚裏已有些
瞧料那婦人便下樓來見和尚石秀却背叉着手隨後跟

說得如此詳細說熟便見曉

口腔情
無不悅然

出來布簾裏張看只見那婦人出到外面那和尚便起身
向前來合掌深深的打箇問訊那婦人便道甚麼道理教
師兄壞鈔和尚道賢妹些少薄禮微物不足掛齒那婦人
道師兄何故這般說出家人的物事恁的消受得和尚道
敝寺新造水陸堂也要來請賢妹隨喜只恐節級見恁那
婦人道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計較老母死時也曾許下血
盆願心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煩還了和尚道這是自家的
事如何恁地說但是分付如海的事小僧便去辦來那婦
人道師兄多與我娘念幾卷經便好只見裏面姪孃捧茶
出來那婦人拿起一盞茶來把帕子去茶鍾口邊抹一抹

從想頭說
話上補出
事志來文
字畫虛實
之變若前
邊實實說
一齊便落
武松格套
矣

雙手遞與和尚那和尚一頭接茶兩隻眼涎瞪瞪的只顧
看那婦人身上這婦人也嘻嘻的笑着看這和尚人道色
膽如天却不防石秀在布簾裏張見石秀自肚裏暗忖道
莫信直中直須防仁不仁我幾番見那婆娘常常的只顧
對我說些風話我只以親嫂嫂一般相待原來這婆娘倒
不是箇良人莫教撞在石秀手裏敢替楊雄做箇出場也
不見的石秀此時已有三分在意了便揭起布簾走將出
來那和尚放下茶盞便道大郎請坐這婦人便挿口道這
箇叔叔便是拙天新認義的兄弟那和尚虛心冷氣動問
道大郎貴鄉何處高姓大名石秀道我姓石名秀金陵人

其氣凛然

氏因為只好閒管替人出力以此叫做拚命三郎我是箇
處、鹵、漢、子、禮、數、不、到、和、尚、休、恠、裴、如、海、道、不、敢、不、敢、小、僧
去接衆僧來赴道場相別出門去了那婦人道師兄早來
些箇那和尚應道便來了婦人送了和尚出門自入裏面
來了石秀却在門前低了頭只顧尋思看官聽說原來但
凡世上的人惟有和尚色情最緊為何說這句話且如俗
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緣何見得和尚家色
情最緊這上三卷書中所說潘驢鄧小閒惟有和尚家第
一間一日三餐喫了檀越施主的好齋好供住了那高堂
大殿僧房又無俗事所煩房裏好牀好鋪睡着沒得尋思

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說一箇財主家雖然十指俱足一日有多少閒事惱心夜間又被錢物掛念到三更二更纔睡總有嬌妻美妾同牀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們一日價辛辛苦苦掙扎早晨已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來未上牀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沒顆米明日又無錢總然妻子有些顏色也無些甚麼意興因此上輸與這和尚們一心閒靜專一理會這等勾當那時古人評論到此去處說這和尚們真箇利害因此蘇東坡學士道不禿不毒不禿不禿轉禿轉毒轉毒轉禿禿和尚們還有四句言語道是

一箇字便是僧

兩箇字是和尙

三箇字鬼樂官

四字色中餓鬼

且說這石秀自在門前尋思了半晌又且去支持管待不多時只見行者先來點燭燒香少刻海關黎引領衆僧都來赴道場潘公石秀接着相待茶湯已罷打動鼓鈸歌言讚揚只見海關黎同一箇一般年紀小的和尚做開黎打動鈴杵發牒請佛獻齋讚供諸大護法監壇主體道屬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只見那婦人喬素梳粧來到法壇上執着手爐拈香禮佛那海關黎越進精神請着鈴杵念真言這一堂和尚見了楊雄老婆這等模樣都七個人

起來但見

班首輕狂念佛號不知顛倒闍黎沒亂誦真言豈顧高
低燒香行者推倒花瓶秉燭頭陀錯拿香盒宜多表白
大宋國稱做大唐懺罪通陳王押司念爲押禁動饒的
望空便撒打飯的落地不知敲鈺子的軟做一團擊
磬的酥做一塊滿堂喧闐遮席縱橫藏主心忙擊鼓
敲徒弟手維那眼亂磬鎚打破老僧頭十年苦行一時
休萬箇金剛降不住

那衆僧都在法壇上看見了這婦人自不覺都手之舞之
足之蹈之一時間愚迷了佛性禪心拴不定心猿意馬以

又插入此
一段議論
是真妙
又妙其妙

此上德行高僧世間難得石秀却在側邊看了也自冷笑
道似此有甚功德正謂之作福不如避罪少間證盟已下
請衆和尚就裏面喫齋海闍黎却在衆僧背後轉過頭來
看着那婦人嘻嘻的笑那婆娘也掩着口笑兩箇都眉來
眼去以日送情石秀都看在眼裏自有五分來不快意衆
僧都坐了喫齋先飲了幾杯素酒搬出齋來都下了贖錢
潘公道衆師父飽齋則箇少刻衆僧齋罷都起身行食去
了轉過一遭再入道場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只推肚疼
自去睡在板壁後了那婦人一點情動那裏顧的防備人
看見便自去支持衆僧又打了一回鼓飯動事把些茶食

東者道場
事說風情
文華妙絕

這精盆願
還却說血
盆且意見
盆亦是識

果品煎點海關黎着衆僧用心看經請天王拜懺設浴石
亡、參禮三寶追薦到四更時分衆僧困倦這海關黎越過
精神高聲看誦那婦人在布簾下看了慾火熾盛不覺情
動便教姪媛請海和尚說話那賊禿慌忙來到婦人面前
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說道師兄明日來取功德錢時就
對爹爹說血盆願心一事不要忘了和尚道小僧記得只
說要還頭也還了好和尚又道你家這箇叔叔好生利害
婦人應道這箇係他則甚又不是親骨肉海關黎道恁地
小僧却纔放心我只道是節級的至親兄弟兩箇又戲笑
了一回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後

假睡正張得着都看在肚裏了當夜五更道場滿散送佛
化紙已了衆僧作謝回去那婦人自上樓去睡了石秀却
自尋思了氣道哥哥恁的豪傑却恨撞了這箇淫婦忍了
一肚皮烏氣自去作坊裏睡了次日楊雄回家俱各不提
飯後楊雄又出去了只見海關黎又換了一套整整齊齊
的僧衣運到潘公家來那婦人聽得是和尚來了慌忙下
樓出來接着邀入裏面坐地便叫點茶來那婦人謝道夜
來多教師兄勞神功德錢未曾拜納海關黎道不足掛齒
小僧夜來所說血盆懺願心這一事特稟知賢妹要還願
小僧寺裏見在念經只要都疏一道就是那婦人道好好

便叫姪媛請父親出來商量潘公便出來謝道老漢打熬
不得夜來甚是有失陪侍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無人
管待却是休恠休恠那和尚道乾爺正當日在那婦人便
道我要替娘還了血盆懺舊願師兄說道明日寺中做好
事就附答還了先教師兄去寺裏念經我和你明日飯罷
去寺裏只要證明懺疏也是了當一頭事潘公道也好明
日只怕買賣緊櫃上無人那婦人道放着石叔叔在家照
管却怕怎的潘公道我見出口爲願明日只得要去那婦
人就取些銀子做功果錢與和尚去有勞師兄莫責輕微
明日准來上剎討素麵喫海關黎道謹候拈香收了銀子

便起身謝道多承布施小僧將去分俵衆僧來自專等賢
妹來證盟那婦人直送和尚到門外去了石秀自在作坊
裏安歇起來宰猪趕趁詩曰

古來佛殿有奇逢

偷約歡期情倍濃

也學裴航勤玉杵

巧雲移處鵲橋通

却說楊雄當晚回來安歇那婦人待他喫了晚飯洗了脚
手却教潘公對楊雄說道我的阿婆臨死時孩兒許下血
盆經懺願心在這報恩寺中我明日和孩兒去那裏證盟
酬了便回說與你知道楊雄道大嫂你便自說與我何妨
那婦人道我對你說又怕你假小心嗔恠因此不敢與你說當晚

無話各自歇了次日五更楊雄起來自去畫卯承應官府
石秀起來自理會做買賣只見那婦人起來濃粧艷飾打
扮得十分濟楚包了香盒買了紙燭討了一乘轎子石秀
自一早晨願買賣也不來管他飯罷把姪媛迎兒也打扮
了已牌時候潘公換了一身衣裳來對石秀道小第相煩
叔叔照管門前老漢和拙女同去還些願心便回石秀笑
道小人自當照管丈丈但照管嫂嫂多燒些好香早早來
石秀自肚裏已知了且說潘公和迎兒跟著轎子一逕望
報恩寺裏來古人有篇偈子說得好道是

朝看釋伽經

暮念華嚴呪

種瓜還得瓜

種豆還得豆

經呪本慈悲

冤結如何救

照見本來心

方便多竟究

心地若無私

何用求天祐

地獄與天堂

作者還自受

這篇言語古人留下单說善惡報應如影隨形既修六度
萬緣當守三歸五戒叵耐溜流之輩專爲狗彘之行守其
前修遺謗後世却說海闊黎這賊秃單爲這婦人結拜潘
公做乾爺只喫楊雄阻滯礙眼因此不能勾上手自從和
這婦人結拜起只是眉來眼去送情未見真實的事因這
一夜道場裏纔見他十分有意期日約定了那賊秃磨鎗
備劍整頓精神先在山門下伺候看見轎子到來喜不自

勝向前迎接潘公道甚是有勞和尚那婦人下轎來謝道
多多有勞師兄海闍黎道不敢不敢小僧已和衆僧都在
水陸堂上從五更起來誦經到如今未曾住歇只等賢妹
來證盟却是多有功德把這婦人和老子一引到水陸堂
上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燭之類有十數箇僧人在彼看
經那婦人都道了萬福參禮了三寶海闍黎引到地藏菩薩
面前證盟懺悔通罷疏頭便化了紙請衆僧自去喫齋
着徒弟陪侍海和尚却請乾爺和賢妹去小僧房裏拜茶
一邀把這婦人引到僧房裏深處預先都準備下了叫聲
師哥拏茶來只見兩箇使者捧出茶來白雪銚器盃內殊

得如意動
情不覺草
草

紅托子絕細好茶喫罷放下盃子請賢妹裏面坐一坐又
引到一箇小小閣兒裏琴光黑漆春臺排幾幅名人書畫
小桌兒上焚一爐妙香潘公和女兒一莖坐了和尚對席
迎兒立在側邊那婦人道師兄端的是好箇出家人去處
清幽靜樂海闍黎道娘子休笑話怎生比得貴宅上潘公
道生受了師兄一日我們回去那和尚那裏肯便道難得
乾爺在此又不是外人今日齋食已是賢妹做施主如何
不喫筋麵了去師哥快拏來說言未了却早托兩盤進來
都是日常裏藏下的希奇果子異樣菜蔬并諸般素饌之
物擺滿春臺那婦人便道師兄何必治酒反來打攪和尚

笑道不成禮數微表薄情而已師哥將酒來斟在杯中和尚道乾爺多時不來試嘗這酒老兒飲罷道好酒端的味重和尚道前日一箇施主家傳得此法做了三五石米明日送幾瓶來與令塔與老兒道甚麼道理和尚又勸道無物相酬賢妹娘子胡亂告飲一杯兩箇小師哥兒輪番篩酒迎兒也喫勸了幾杯那婦人道酒住喫不去了和尚道難得賢妹到此再告飲幾杯潘公叫轎夫人來各人與他一杯酒喫和尚道乾爺不必記掛小僧都分付了已着道人邀在外面自有坐處喫酒麪乾爺放心且請開懷自飲幾杯原來這賊禿爲這箇婦人特地對付下這等有力氣

的好酒潘公喫與不過多喫了兩杯當不住醉了和尚道且扶乾爺去牀上睡一睡和尚叫兩箇師哥只一扶把這老兒攙在一箇冷淨房裏去睡了這裏和尚自勸道娘子開懷再飲幾杯那婦人一者有心二乃酒入情懷自古道酒亂性色迷人那婦人三杯酒落肚便覺有些朦朦朧朧上來口裏嘈道師兄你只顧與我喫酒做甚麼和尚拉着口嘻嘻的笑道只是敬重娘子那婦人道我喫不得了和尚道請娘子去小僧房裏看佛牙那婦人便道我正要看佛牙則箇這和尚把那婦人一引引到一處樓上却是海關黎的卧房鋪設得十分整齊那婦人看了先自五分歡

喜便道你端的好箇臥房乾乾淨淨和尚笑道只是少一箇娘子那婦人也笑道你便討一箇不得和尚道那裏得這般施主婦人道你且教我看佛牙則箇和尚道你叫迎兒下去了我便取出來那婦人道迎兒你且下去看看老爺醒也未迎兒自下的樓來去看潘公和尚把樓門闔上那婦人道師兄你關我在這裏怎的這賊禿淫心蕩漾向前接住那婦人說道我把娘子十分愛慕我爲你下了兩年心路今日難得娘子到此這箇機會作成小僧則箇那婦人又道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你却要騙我倘若他得知却不饒你和尚跪下道只是娘子可憐見小僧則箇那婦人張着手說道和尚家倒會纏人我老大耳刮子打你和尚嘻嘻的笑着說道在從娘子訂六怕娘子閃了手那婦人淫心也動便樓起和尚道我終不成當真打你和尚便抱住這婦人同牀前卸衣解帶共枕歡娛正是

不顧如來法教難遵佛祖遺言一箇色膽歪邪管甚丈夫利害一箇淫心蕩漾從他長老埋冤這箇氣喘聲嘶却似牛勳柳影那箇言嬌語澁渾如鶯轉花間一箇耳邊訴雨意雲情一箇枕上說山盟海誓闍黎房裏翻爲快活道場報恩寺中真是極樂世界可惜菩提甘露水一朝傾在巧雲中

從古及今先人留下兩句言語單道這和尚家是鐵裏蛀
虫鐵最實沒縫的也要鑽進去凡俗人家豈可惹他自古
詩一首子道

色中餓鬼獸中猊

弄假成真說祖風

此物只可林下看

豈堪引入畫堂中

當時兩箇雲雨纔罷那和尚樓住這婦人說道你既有心
于我我身死而無怨只是今日雖然虧你作成了我只得
一霎時的恩愛快活不能勾終夜歡娛久後必然害殺小
僧那婦人便道你且不要慌我已尋思一條計較我的老
公一箇月倒有二十來日當牢上宿我自買了迎兒教他

每日在後門裏伺候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時便搥一箇
香桌兒出來燒夜香爲號你便放心焦來若怕五更睡着
了不知省覺却那裏尋得一箇報曉的頭陀買他來後門
頭大敲木魚高聲叫佛便好出去若買得這等一箇時一
者得他外面策望二乃不叫你失了曉和尚聽了這話大
喜道妙哉你只顧如此行我這裏自有箇頭陀胡道人我
自分付他來策望便了那婦人道我不敢留戀來又恐這
厮們疑忌我快回去是得你只不要悞約事婦人連忙再
整雲鬟重勻粉面開了樓門便下樓來教迎兒叫起潘公
慌忙便出僧房來轎夫喫了酒麵已在寺門前伺候海閣

黎直送那婦人出山門外那婦人作別了上轎自和潘公迎兒歸家不在話下却說這海闍黎自來尋報曉頭陀本房原有箇胡道人在寺後退居裏小庵中過活諸人都叫他做胡頭陀每日只是起五更來敲木魚報曉勸人念佛天明時收掠齋飯海和尚喚他來房中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又取些銀子送與胡道胡道起身說道弟子無功怎敢受祿日常屢承師父的恩惠海闍黎道我自着你是箇志誠的人我早晚出些錢貼買道度牒剝你爲徒這些銀子權且將去買些衣服穿着元來這海闍黎從前時便是教師哥不時送些午齋與胡道喫已下又帶挈他去念

經得些齋贖錢胡道感恩不淺尙未報他今日又與我銀兩必有用我處何必守他開口胡道便道師父有事若用小道處卽當向前海闍黎道胡道你旣如此好心有件事不瞞你所有潘公的女兒要與我來往約定後門口擺設香桌兒在外時便是教我來我也難去那裏楚若得你去看探有無我纔好去又要煩你五更起來叫人念佛時可就來那裏後門頭看沒人便把木魚大敲報曉高聲叫佛我便好出來胡道便道這箇有何難哉當時應允了其日先來潘公後門口討齋飯只見迎兒出來說道你這道人如何不來前門討齋飯却在後門裏來那胡道便念起

佛來裏面這婦人聽得了已自瞧科便出來後門問道你這道人莫不是五更報曉的頭陀胡道應道小道便是五更報曉的頭陀教人省睡晚間宜燒些香教人積福那婦人聽了大喜便叫迎兒去樓上取一串銅錢來布施他這頭陀張得迎兒轉身便對那婦人說道小道便是海閣黎心腹之人特地使我前來探路那婦人道我已知道了今夜晚間你可來看如有香卓兒在外你可便報與他則箇胡道把頭來點着迎兒就將銅錢來與胡道去了那婦人來到樓上却把心腹之事對迎兒說了自古道人家女使謂之奴才但得須些小更宜如何不隨順了天大之事也都做了因此人家婦人女使可用而不可信却又以他不得有詩爲證

七言詩多
肌別世俗

送暖偷寒起禍胎

壞家端的是奴才

請看當日紅娘事

却把鶯鶯哄出來

且說楊雄此日正該當牢未到晚先來取了鋪蓋去自監裏上宿這迎兒得了些小意見巴不到晚自去安排了香桌兒黃昏時撥在後門外那婦人却閃在傍邊伺候初更左側一箇人戴頂頭巾閃將入來迎兒問道是誰那人也、不答應便除下頭巾露出光頂來這婦人在側邊見是海和尚輕輕地罵一聲賊秃倒好見識兩箇厮接厮抱着上

家中人
一解破又
將婦人
尚科舉

樓去了迎兒自來撥過了香桌兒關上了後門也自去睡
了他兩箇當夜如膠似漆如糖似蜜如酥似髓如魚似水
快活淫戲了一夜自古道莫說歡娛嫌夜短只要金雞報
曉遲兩箇正好睡哩只聽得咯咯地木魚響高聲念佛和
尚和婦人夢中驚覺海闍黎披衣起來道我去也今晚再
相會那婦人道今後但有香桌兒在後門外你便不可負
約如無香桌兒在後門你便切不可來和尚下牀依前戴
上頭巾迎兒開了後門放他去了自此爲始但是楊雄出
去當牢上宿那和尚便來家中只有這箇老兒未晚先自
要睡迎兒這箇了頭已自做一路了只要騎着石秀一箇

石秀旁觀
既清自者
傳述更妙
撰了三分
五分之後
又用一句
壯舉也知
了至此才

那婦人淫心起來那裏管顧這和尚又知了婦人的滋味
兩箇一似被攝了冤鬼的一般這和尚只待頭陀報了便
離寺來那婦人專得迎兒做脚放他出入因此快活偷養
和尚戲耍自此往來將近一月有餘這和尚也來了十數
遍且說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時自在坊裏歇宿常有這
件事掛心每日委決不下却又不曾見這和尚往來每日
五更睡覺不時跳將起來料度這件事只聽得報曉頭陀
直來巷裏敲木魚高聲叫佛石秀是箇乖覺的人早瞧了
八分冷地裏思量道這條巷是條死巷如何有這頭陀連
日來這裏敲木魚叫佛事有可疑當是十一月中旬之日

說八分
次變化

五更時分石秀正睡不着只聽得木魚敲響頭陀直敲入巷裏來到後門口高聲叫道普度衆生救苦救難諸佛菩薩石秀聽得叫的曉蹊便跳將起來去門縫裏張時只見一箇人戴頂頭巾從黑影裏閃將出來和頭陀去了隨後便是迎見來關門石秀見了自說道哥哥如此豪傑却恨討了這箇淫婦倒被這婆娘瞞過了做成這等勾當巴得天明把緒出去門前挑了賣箇早市飯罷討了一遭賒錢日中前後逕到州衙前來尋楊雄却好行至州橋邊正迎見楊雄楊雄便問道兄弟那裏去來石秀道因討賒錢就來尋哥哥楊雄道我常爲官事忙併不會和兄弟快活與

情細的人
待說不敢
性急的人
但說不妨

三杯且來這裏坐一坐楊雄把這石秀引到州橋下一箇酒樓上揀一處僻淨閣兒裏兩箇坐下叫酒保取瓶好酒來安排盤饌海鮮案酒二人飲過三杯楊雄見石秀只低了頭尋思楊雄是箇性急的人便問道兄弟你心中有些什麼莫不家裏有甚言語傷觸你處石秀道家中也無有甚話兄弟感承哥哥把做親骨肉一般看待有句話敢說麼楊雄道兄弟何故今日見外有的話但說不妨石秀道哥哥每日出來只顧承當官府却不知背後之事這箇嫂嫂不是良人兄弟已看在眼裏多遍了且未敢說今日見得仔細忍不住來尋哥哥直言休恠楊雄道我自無背後

眼你且說是誰石秀道前者家裏做道場請那箇賊秃海
關黎來嫂嫂便和他眉來眼去兄弟都看見第三日又去
寺裏還血盆懺願心兩箇都帶酒歸來我近日只聽得一
箇頭陀直來巷內敲木魚叫佛那厮敲得作在今日五更
被我起來張時看見果然是這賊秃戴頂頭巾從家裏出
去似這等淫婦要他何用楊雄聽了大怒道這賤人怎敢
如此石秀道哥哥且息怒今晚都不要提只和每日一般
明日只推做上宿三更後却再來敲門那厮必然從後門
先走兄弟一把拏來從哥哥發落楊雄道兄弟見得是石
秀又分付道哥哥今晚且不可胡發說話楊雄道我明日

約你便是兩箇再飲了幾杯算還了酒錢一同下樓來出
得酒肆各散了只見四五箇虞候叫楊雄道那裏不尋節
級知府相公在花園裏坐地教尋節級來和我們使棒快
走快走楊雄便分付石秀道本官喚我只得去應答兄弟
你先回家去石秀當下自歸家裏來收拾了店面自去作
坊裏歇息且說楊雄被知府喚去到後花園中使了幾回
棒知府看了大喜叫取酒來一連賞了十大賞鍾楊雄喫
了都各散了衆人又請楊雄去喫酒至晚喫得大醉扶將
歸去詩曰

會聞酒色氣相連

浪子酣尋花柳眠

又不意中
有此酒頭
引出醉中
心事

只有英雄心裏事

醉中觸憤不能繩

那婦人見丈夫醉了，謝了眾人，却自和迎兒攬上樓梯去。明晃晃地點着燈燭，楊雄坐在牀上迎兒去脫鞵鞋。婦人與他除頭巾，解巾幘。楊雄看了那婦人，一時驀上心來，自古道：醉是醒時言。指着那婦人罵道：「你這賤人，賊妮子，好歹是我結果了。你那婦人喫了一驚，不敢回話，且伏侍楊雄睡了。楊雄一頭上牀睡，一面口裏恨恨地罵道：「你這賤人，腌臢潑婦，那厮敢大蟲口裏倒涎我手裏，不到得輕輕地放了。你那婦人那裏敢喘氣，直待楊雄睡着，看看到五更。楊雄酒醒了，討水喫。那婦人便起盥碗水，迺與楊雄喫。

了。桌上燧燈尚明。楊雄喫了水，便問道：「大嫂，你夜來不會脫衣裳睡？」那婦人道：「你喫得爛醉了，只怕你要吐，那裏脫衣裳？」只在脚後倒了一夜。楊雄道：「我不曾說甚麼言語。」那婦人道：「你往常酒性好，但喫醉了便睡。我夜來只有些兒放不下。」楊雄又問道：「石秀兄弟這幾日不曾和他快活？」喫得三杯，你這裏也自安排些請他。那婦人也不應，自坐在踏牀上，眼淚汪汪，口裏歎氣。楊雄又說道：「大嫂，我夜來醉了，又不曾惱你做甚麼了，煩惱那婦人掩着淚眼，只不應。楊雄連問了幾聲，那婦人掩着臉假哭。楊雄就踏牀上，扯起那婦人在牀上，務要問道：「爲何煩惱？」那婦人一頭哭。

謝道貞節
語來見得
念前夫必
不負後夫
巧雲淫巧
之極

一面口裏說道我爹娘當初把我嫁王押司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誰想半路相拋今日嫁得你十分豪傑却又是好漢誰想你^{不與我做主楊雄道又作惟誰敢欺負你我}不做主那婦人道我本待不說却又怕你着他道見欲待說來又怕你忍氣楊雄聽了便道你且說怎麼地來那婦人道我說與你你不要氣苦自從你認義了這箇石秀家來初時也好向後看看放出刺來見你不歸時時常看了我說道哥哥今日又不來嫂嫂自睡也好冷落我只不係他不是了一日了這箇且休說昨日早晨我在廚房洗滌項這廝從後走出來看見沒人從背後仰隻手來摸我胸前

道嫂嫂你有孕也無被我打脫了手本待要聲張起來又怕隣舍得知笑話裝你的謊子巴得你歸來却又濫泥也似醉了又不敢說我恨不得喫了他你兀自來問石秀兄弟怎的正是

淫婦從來多巧言

丈夫耳軟易為昏

自今石秀前門出

奸放關黎進後門

楊雄聽了心中火起便罵道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這廝倒來我面前又說海關黎許多事說得箇淫巴鼻眼見得那廝慌了便先來說破使箇見識口裏恨恨地道他又不是我親兄弟赶了出去便罷楊雄到天明下

等雄其後
而且如此
況世間沒
賜無男子
乎婦人之
言豈不可
矣

樓來對潘公說道宰了的牲口醃了罷從今日便休要做
買賣一霎時把櫃子和肉案都拆了石秀天明正將了肉
出來門前開店只見肉案并櫃子都拆翻了石秀是箇乖
覺的人如何不省得笑道是了因楊雄醉後出言走透了
消息倒喫這婆娘使箇見識攏定是反說我無禮他教丈
夫教了肉店我若便和他分辯教楊雄出醜我且退一步
了却別作計較石秀便去作坊裏收拾了包裹楊雄怕他
羞耻也自去了石秀提了包裹跨了解腕尖刀來辭潘公
道小人在宅上打攪了許多時今日哥哥既是收了舖面
小人告回帳目已自明明白白並無分文來去如有毫厘
昧心天誅地滅潘公被女婿分付了也不敢留他有詩為
證

枕邊言易聽 背後眼難開 直道驅將去
姦邪漏進來

石秀相辭去了却只在近巷內尋箇客店安歇賃了一間
房住下石秀却自尋思道楊雄與我結義我若不明自得
此事枉送了全月、此、幸、吃、緊、要、明他的性命他雖一時聽信了這婦人說心中
恠我我也分別不得務要與他明白了此一事我如今且
去探聽他幾時當牢上宿起箇四更便見分曉在店裏住
了兩日却去楊雄門前探聽當晚只見小牢子取了舖

大鏡出後
手甚爲其

出去石秀道今晚必然當牢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當
回店裏睡到四更起來跨了這口防身解腕尖刀悄悄地
開了店門徑蹚到楊雄後門頭巷內伏在黑影裏張時却
好交五更時候只見那箇頭陀挾着木魚來巷口探頭探
腦石秀閃閃在頭陀背後一隻手扯住頭陀一隻手把
刀去頸子上閣着低聲喝道你不要掙扎若高則聲便殺
了你你只好好實說海和尚叫你來怎地那頭陀道好漢
你饒我便說石秀道你快說我不殺你頭陀道海關黎和
潘公女兒有染每夜來往教我只看後門頭有香桌兒爲
號喚他入鉢五更三刻教我來敲木魚叫佛喚他出鉢石

秀道他如今在那裏頭陀道他還在他家裏睡着我如今
敲得木魚響他便出來石秀道你且借你衣服木魚與我
頭陀身上剝了衣服奪了木魚頭陀把衣服正脫下來被
石秀將刀就頸上一勒殺倒在地頭陀已死了石秀却穿
上直裰護膝一邊插了尖刀把木魚直敲入巷裏來海關
黎在牀上却好聽得木魚咯咯地響連忙起來披衣下樓
迎兒先來開門和尚隨後從後門裏閃將出來石秀兀自
把木魚敲響那和尚悄悄喝道只顧敲做甚麼石秀也不
應他讓他走到巷口一交放翻按住喝道不要高則聲高
則聲便殺了你只等我剝了衣服便罷海關黎知道石秀

古劍俠
如此作
更妙否

那裏敢掙扎則聲被石秀都剝了衣裳赤條條不着一絲
悄悄去屈膝邊拔出刀來三四刀搨死了却把刀來放在
頭陀身邊將了兩箇衣服捲做一捆包了再回客店裏輕
輕地開了門進去悄悄地關上了自去睡不在話下却說
本處城中一箇賣糕粥的王公其日早挑着擔糕粥點着
箇燈籠一箇小猴子跟着出來趕早市正來到死屍邊過
却被絆一交把那老子一擔糕粥傾潑在地下只見小猴
子叫道苦也一箇和尚醉倒在這一裏老子摸得起來摸
兩手血跡叫聲苦不知高低幾家隣舍聽得都開了門出
來把火照時只見遍地都是血粥兩箇屍首攢在地上衆

鄰舍一把拖住老子要去官司陳告正是禍從天降災向
地生畢竟王公怎地脫身且聽下回分解

評 和尚色中之餓鬼妖豔登山入廟是捨身為餓鬼
判耐施食

又評 回中字字教人防閑推醒昏漢不特為石秀寫生
也